

谈歌： 用网络评书体写特工小说



沉寂多年，被文坛誉为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谈歌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捧出十年磨一剑的百余万字的长篇力作《大舞台》。

《大舞台》充分展现了谈歌擅讲故事的才能，他以奔放洒脱而不乏传奇色彩的笔调，描绘了古城保定自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段的风云变幻，把国、共、日各派政治势力及民间帮会、土匪各色人等放回历史的“大舞台”，让这些历史上的生旦净末丑鲜活而生动地演绎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从而重现了那段充满血与泪、火与剑的历史。全书围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反特谍战篇布局，以国民党军统特工、日伪特工和共产党特工人员三方角逐为中心，讲述了一个个斗智斗勇、波谲云诡、扣人心弦的谍战故事。

说起写书的缘起，谈歌不好意思地表示，这本小说源于喝酒。谈歌的豪放在文坛是出了名的，酒友也形形色色。2009年春节过后，几个爱看书的酒友聚在一起，话题聊到电视剧。谈歌说，总感觉时下电视剧里的特工人物不大真实。于是酒友们便纷纷鼓动他写一部生活化一些的特工题材小说。之前，谈歌因给几部谍战剧改剧本，刻意读过关于特工生活方面的书，且做了笔记，于是借着酒劲便应了下来。

谈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保定的作家，对保定的民风民俗及民间掌故传说等早已烂熟于心，而为写此书，他又悉心研读了《保定市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史研究》、《保定杂战的形成》、《保定往事》、《保定风物志》、《保定抗战史话》等数十部记述或研究有关保定历史文化的书籍。虽然是写特工生活，此书却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无厘头的谍战小说或雷人的谍战剧，把特工要么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要么写成冷血杀手，以吸引读者刺激观众。谈歌小说中虽然也有带有武侠传奇色彩的功夫高手或神秘人物，但他的写作基本上遵循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写出的不一定是确有的其人其事，但却是会有其其事其人其情其状。

一个文学家的职责不必是开出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来为社会指引航向，而是创作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凸显出个性的有人性深度的作品。在《大舞台》中，读者可以看到超越了政治与功利、世俗与道德的羁绊和艺术的藩篱的谈歌自由潇洒地穿行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随心所欲地纵情挥洒出自己内心真正的艺术世界。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出生于河北龙烟铁矿，祖籍河北完县(今河北省顺平县)。作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河北省龙烟铁矿西二区小学、河北宣化第四中学就读。1970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做过锅炉工、修理工、车间主任、地质队长、机关秘书、宣传干部、报社记者、政府副市长等职务。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千余篇，计有1500余万字。曾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奖。1984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1986年毕业，曾在《冶金报》《冶金地质报》任记者。1996年调入河北作家协会至今。谈歌的短篇小说诸如《城市票友》《穆桂英挂帅》《绝品》等被编入大学教材与中学教辅教材，小小说《桥》被编入小学五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大厂》《绝屠》等十几篇小说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介绍到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电影，谈歌与关仁山、何申被称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上世纪九十年代，谈歌成为中国文坛掀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领军人物，1996年甚至被文坛称为“谈歌年”。现任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大舞台》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

想写中国人的气概和精神

笔者：《大舞台》原来的书名叫《那时间》，为什么最终取名《大舞台》？

谈歌：原来的书名《那时间》，是想寓意“那时间”里人物和事件的精神内涵。原来《后记》对书名有个解释：时间从来不是神话，时间的“前”与“后”，“新”与“旧”，也不是价值判断，更不是“奉天承运”的什么东西。“那”时间与“这”时间，从无法定的传承关系……后来朋友感觉书名虚了些，建议改成《大舞台》。朋友讲，人生大舞台，寓意也有宽度。听人劝，吃饱饭。于是，《那时间》改成了《大舞台》。上边这段话也删掉了。

笔者：您写这部长篇小说

的初衷是什么？

谈歌：初衷简单，是想写“那时间”里中国人的气概与精神。

笔者：您在附记中提到，此长篇“体裁名曰小说，检阅素材，实为三分史料；三分演义；三分坊间传说；一分作者批注。”读来也有一种“听”评书的感觉，您出于怎样的考虑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不担心被看做“四不像”吗？史料占三分是否影响小说的可读性？

谈歌：我想，这种写法或是新鲜些？至少好看些。时下小说距离读者过远，我这样写，是想更贴近读者。如果是“四不像”，也算达到了目的。小说创作，需要创新，创新就应该是

“先锋”嘛。时下有些小说太“像小说”，倒了读者的胃口。或许有人笑话：你这也“先锋”？其实，“先锋”就是“另类”。许可那样“另类”，就应该许可这样“另类”。无论怎么“另类”，都是为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罢了。我这样写，恰恰是为了增加可读性。

笔者：书中很多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一些人物有原型，还有一些确有其人，在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尺度，您是怎么拿捏的？

谈歌：大的背景绝对真实，至于一些情节与细节，当然是作者虚构的。否则如何称作“小说”，真实历史与虚构之间，是作家闪展腾挪之地。前人有些

多经验。比如，关羽的青龙大刀就是虚构。张飞鞭打督邮就是虚构。但其有艺术真实。

笔者：文中语言的运用也是多种多样，尤其是作者批注中网络语言的运用，诸如“点赞”、“艾玛”、“任性”、“蛮拼”、“也是醉了”“喜大普奔”、“人狠不拆”、“不明觉厉”、“累觉不爱”等，这些网络语言的运用是为了吸引年轻读者还是写作上的一种尝试？

谈歌：网络语言是新的语言，新鲜，活泼。我从不拒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作家要跟上时代。语言总在更新，作家应该跟上来。比如说，你张嘴就是三十年前的话语，读者还看吗？

调动多年的生活和知识积累

笔者：写历史需要有各种积累，政治、经济、文化，都得懂，全景式地呈现，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因素与艺术的关系的？

谈歌：作家必须积累。没有积累的作家应该是短板的。这本书调动了我多年的生活与知识积累。

笔者：您说，读者不爱看

小说不能埋怨新技术，新媒体，是小说家自己把读者写跑了。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读者的流失？

谈歌：说句招同行骂的话吧，许多作家已经不大讲故事了。如果把小说写得像议论文，或者过于“哲学”，读者还能看吗？作家总得换换路数，十年一

贯制？二十年或几十年一贯制？成吗？说句实在话，你开个店铺，也得两三年得重新装修一下呢。否则，顾客都不愿上门了。

笔者：在书的开篇您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诸多小说、影视剧的描写不符合历史，胡编乱造。我们为何讲不好抗战故事？

谈歌：要尊重历史，不能胡写。至少你得知道抗战时期的基本生活状态。我有本小说被改成了电视剧，我只看了一集，就不看了。看不下去，编剧改得太糟糕，一个三十年代的土匪，竟然说出了“OK”这样的洋文。真搞笑啊！再说句挨骂的话：时下好编剧太少了。

微评

◆ 宋惠民(作家，记者)

《大舞台》以人物名字为题撰写的章节就达六十余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史料中有据可查，有的还是那时的社会名流。作者精心打造出诸多相对独立的空间，在人物、事件、背景确保真实的前提下，以虚构的细节和情节完成人物的塑造，就像是为一株花草树木建一座“生态园”，记录下植物的品种和其生长所需的土壤、气候与环境，并为其钉上时代的标签。而每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都是为了向一个更大的空间敞开，让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登上更大的舞台，按照人物逻辑和发展规律演义符合历史真实的故事与传奇。

◆ 田建民(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作者采用边叙述边批注评说的一种新的小说写作方式，其形式灵活，语言俏皮，思想锐利的

精彩批注或点评，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意识和思想深度，而且与小说的叙述融为一体，犹如在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桥梁，使读者跟随作者自由地在其中游走穿行。这是作者创新小说文体形式的一种成功尝试。

◆ 郝雨(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说到底，长篇小说首先还是要好看。尤其在文化碎片化、媒体泡沫化时代，读者如何能够耐心读完一部百万余字的超级大长篇，可读性问题就是一个长篇小说的致命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再一味强调或过于看重文学的启蒙教育的意义，再好的作品不能满足读者兴趣和需求，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谈歌小说的可读性，首先是语言诙谐幽默，更重要的是人物个性鲜明突出。从举止作风到言语表达，都能让人感到人

物的形象立体，有血有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方式。谈歌小说的好看，还有很多奇人奇事。如神偷侠盗“来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乌有道长”，武功独步天下的梅三娘……尤其让我耳目一新的是里面写到的“城匪”。

◆ 杨红莉(文艺学博士，教授)

这部厚重的作品艺术地完成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书写。对于当代历史的文学讲述而言，这当然并非易事。曾几何时，红色经典因为其无二的主题被冠之于“想象国家共同体”之义，这名目固然有大而不当之处，但也说明许多作品确有从观念出发之病。不得不承认，当代历史小说的写作必然要受意识形态逻辑的牵制，这一“牵制”也许无异于要求作家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大舞台》却恰好凭

借大量查之有据的史实，凭借作家艺术性的飞扬想象，尤其凭借作家观照历史的客观态度，以及他对于人的命运的深度思考和卓绝表现，使得《大舞台》绝非在“印证”历史，而是于精微处“预示”了历史前行的轨迹，从而写出了民族命运、国家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当然是当代历史小说写作最难能可贵的成功之处。

◆ 贾耘田(教授、学者)

纵观谈歌小说，“三分史料”为骨；“三分演义”作魂；“三分坊间传说”是风采；一分“作者批注”，则成点睛之笔。这就是他自《家园笔记》开始形成的艺术风格。而这种风格的血脉，则是秉承了中国艺术自古至今的文化底蕴。谈歌叙事方法的大胆使用，使《大舞台》获得了全新的结构方式：时空交错，整散结合。